

### 包裹母爱的绿豆汤

□聂顺荣

每当夏天热得人心发慌时，我最先想起的，就是母亲煮的绿豆汤。它并不稀罕，也没有特别的做法，不过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汤水，却在记忆里，一直占着很稳的位置。

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，夏天没有冰淇淋，也没有各种瓶装饮料，能解暑的，多半就是一碗绿豆汤。母亲也不讲究什么章法，只是到了天热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会煮上一锅。

她选绿豆不马虎，总挑颗粒圆整、颜色鲜亮的，淘洗几遍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再用清水泡上一阵。我那时性子急，总在旁边催，说直接煮就行了，泡那么久多麻烦。母亲也不恼，只是慢悠悠地说，东西要顺顺当当的，煮出来才顺口，急是急不来的。

锅是家里常用的旧铁锅，加水，下豆，先大火烧开，再转成小火慢慢熬。母亲就守在灶边，时不时搅一下，怕糊底。厨房里慢慢飘出豆香，淡淡的，闻着就让人觉得心静。我在一旁写作业、玩耍，闻着这股味道，就觉得夏天好像也没那么难熬。

汤煮好了，母亲不会马上端给我。她盛在一个大瓷盆里，放在窗台边或是院子里的石桌上，让它自然凉下来。我说放冰箱快一点，母亲总摇头，说冰过

的太寒，喝了不舒服，自然凉下来的才养人。

我就蹲在旁边等，一会儿去摸一下盆壁，一会儿又跑去问好了没有。母亲笑着拉我在树荫下坐着，摇着蒲扇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话。蝉在树上叫，风从巷口吹过来，豆香在空气里飘着，那段时间过得慢，却格外踏实。

等汤彻底凉透，母亲才给我盛一碗。汤水清亮，绿豆煮得微微开花，入口清甜，不腻不齁，凉意顺着喉咙慢慢散开，一身的燥热好像一下子就散了。我大口喝着，母亲就在旁边看着，偶尔说一句“慢点儿，别呛着”。那时候只觉得好喝，并没多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道那碗汤里，全是她一点点熬出来的心意。

后来我离开家，自己过日子，夏天也会煮绿豆汤。常常是煮好之后直接塞进冰箱，图快、图凉。喝下去确实爽，一口冰凉，可喝完总觉得少点什么，嘴里留不下什么回味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

我也试着像母亲那样，慢慢泡、慢慢煮、慢慢凉，可总煮不出当年的味道。不是火候不对，就是步骤差了点意思，更多时候，是少了她守在灶前的那份耐心，少了那段不急不躁的时光。

母亲常说，过日子跟煮汤是一个

理，不能赶，不能躁，一步一步来，味道才会正。那时候听着像唠叨，现在自己经历多了，才慢慢明白她的意思。很多东西快是快了，可也轻了、浅了，真正踏实的滋味，都是慢慢熬出来的。

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也是这样。一时的热闹容易，长久的贴心很难，都要在平常日子里一点点磨、一点点守。着急得来的，往往不长久；慢慢相处下来的，才靠得住。这些话，母亲没正经跟我讲过大道理，可她煮的每一锅绿豆汤里，都把这些道理摆在了明处。

如今再喝绿豆汤，我总会想起老家的厨房，想起灶前的母亲，想起那个蹲在旁边等待的自己。岁月往前走，母亲的年纪也大了，手脚不如从前利落，可只要我回家，她还是会在夏天煮上一锅绿豆汤，依旧是慢慢泡、慢慢熬、慢慢凉。

一碗绿豆汤，普通、平常，甚至有些不起眼，却陪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夏天。它不惊艳、不浓烈，却温和、长久，像母亲对我的心意，不声不响，却一直都在。

有些味道，一旦记在心里，就再也忘不掉。有些陪伴，看似平淡，却能撑着人，走过很长很长的路。这碗包裹着母爱的绿豆汤，便是我一生都带在身上的安稳与温暖。

### 酿出一本书的香

□钟伟凤

儿时的印象里，祖父总是端坐在椅子上，一页一页翻过泛黄卷曲的书页，戴着老花镜认真专注地看。

那是一本极老旧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祖父看过很多遍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都会把它翻出来，以至于书页不仅泛黄，而且已经翻烂了。要不是祖父保护得极好，这老古董估计早就散架了。

“爷爷，总看这本书不腻么？”那时的我年幼，不理解祖父为什么总是爱看同一本书。祖父摘下老花镜，他头发花白了，眼神却不显疲态，他慈祥地看着我：“我这是在‘酿书’呢。”见我不解，他又摸摸我的头，解释道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书是常读常新的。读书这件事就像在酿一坛酒，读的次数多了才能闻见这本书的香。”我有些懵懂，但似有所悟。

那时年纪小，爱沉浸在儿童游戏中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得到了一本《哈利·波特》，书中奇幻的想象和情节很快吸引了我，这本书在我趣味匮乏的童年里打开了一扇魔法世界之门。后来我就搬个凳子坐在祖父身边，他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就看《哈利·波特》，就这样，在阅读资源匮乏的年代，我把一本《哈利·波特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十遍，也不觉得腻。

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放下了这本书，跟祖父说：“我还要看别的书。”祖父笑着回应我：“看来你是酿出了香。”于是我把家里能看的书全都看了一遍，包括祖父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后来我不满足于只读家里的书，开始找同学借书，央求父母买书，就这样，开启了我的读书时光。

读初中时，为了鼓励阅读，老师在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角，可平时去看的同学非常少。

但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宝藏之地。每次课间，我都会精心挑一本好书登记借阅，而后牺牲午休时间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每当别人都趴在桌子上梦周公的时候，我都躲在读书角，捧着书津津有味地看。我喜欢俄国文学中对灵魂深度的探讨，也酷爱法国文学的浪漫与批判，雨果、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一直是我最好的“朋友”。英国文学的优雅，让如丑小鸭般生存在乡村的我多了一丝憧憬，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，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时时警醒着我。《简·爱》更是为我塑造了朴素的爱情观。在成长岁月里，我所看过的每本书都是一位老师，让我不必亲身经历便能有所感悟。

长大后，我开始学着祖父的样子“酿书”。《平凡的世界》总是被我放在枕边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，路遥那句“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。”在我决定人生大事时始终占据主导；钱钟书的《围城》时时警醒着我，不要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，这让我从不后悔自己做过选择；当我面对爱情时，《巴黎圣母院》里卡西莫多的身影反复出现在眼前，让我明白识人当识心。每一本书，都在反复地酝酿中参与了我的人生。

今天的我，也会在黄昏时靠在椅子上，翻开一本自己已读过很多遍的书。曾经的我以为看的是书里的世界，而如今，我才懂得，当年祖父看的是自己的人生。所谓“酿书”，其实就是在岁月的沉淀中，把一本书翻来覆去地反复阅读，书香越浓，人生的滋味也会越发醇厚。

### 旧夏声慢

□杨晓杰

孟夏时节，麦子收割完，田里总会遗落些许麦穗、麦粒。一束束的麦穗，母亲会趁着天晴的日子，将它们都捡来，晒在稻地上。而那些麦粒，大多嵌在泥地间，一粒一粒也拾不尽。风一吹，麦香吹进了鸟儿们的鼻孔里，它们顺着香气飞下来，将麦粒一一啄尽。

夏日的雨，淅淅沥沥，天空似有个窟窿，怎么也下不完。雨丝落在田里发出细碎的“滋滋”声，就像家中蚕房里的蚕儿，在轻轻啃食着桑叶。村庄里的斑鸠最是吵闹。它们不顾绵绵的夏雨，站在老树上发出短促而频繁的“笃笃”声。

夏季，母亲起得比以往更早一些，天尚未全亮便已经出门干农活。母亲常说：“要赶在太阳出来前干活。”此刻田里的茄子、番茄、扁豆等秧苗都等着她去浇灌。对待作物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呵护，才能开花结果。这是农人对待土地、对待作物的态度。

田里“咕噜咕噜”灌满水后，家家户户便忙着插秧。

一日清晨，阳光还躲在氤氲的云雾间。“等等我”，我卷起裤管，脱下拖鞋往

水田里迈。父亲和祖父都戴着一顶小麦秆编织的凉帽，在水田里弯腰插秧，极少站起来歇会。他们黝黑的脸、弯曲的背、布满老茧的双手、破了洞的汗衫，这一切在我眼中就是标准的农民模样。

那时的我，总爱上去凑热闹。他们却总让我少干活多读书。年少的我却并不懂，只知道自己多干些活，父亲他们就能多休息一会儿，陪我多聊一会儿。

我在水田里，抬头间，是一望无际的水田与碧蓝的天空。鼻息间，游走的是清新的空气。这一切是那样的澄澈，那般的清明。

知了在河畔的榆树上“吱吱”地高唱着夏天，水中的鱼儿时不时“咕嘟咕嘟”冒出来吐个泡，鸭子在小河里摇头摆尾地嬉戏……

家中的母亲也未曾停歇。她忙碌地穿梭于闷热的织布机房里，机器“隆隆”的声响不曾间断。祖母在乡间的小卖铺里吆喝着售卖新上市的冰棍——“绿豆棒冰、糖水棒冰……”

盛夏的傍晚，我与父亲在玉米地里掰玉米。经过白天的炙烤，此刻的大地

干燥得似要开裂，踩上去发出“咔嚓”的声响，我却踩得不亦乐乎。掰玉米对父亲而言是个再寻常不过、再简单不过的活，我却总被玉米的叶片划伤手指。父亲见状，就喊我去河边的樟树下休息。

在樟树下，有一个搪瓷水杯，内壁结了一层厚厚的茶垢，不知道积攒了多少日子。这杯子是父亲的。

我坐在樟树下，听着夏风在田野上发出“呼呼”声，在樟树的树梢发出“沙沙”声，在河面上发出“嘶嘶”声。夏风的呢喃像无形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将整个村庄都唱绿了。

父亲将掰好的玉米放上三轮电瓶车后，朝我这边喊：“晓杰，过来挑西瓜。”西瓜地就在玉米地旁，我跑到父亲身旁，只见父亲弯着腰用手指关节处轻轻敲几下西瓜，再用手掌轻拍几下。父亲告诉我，只要能听到“通通通”的声音，这瓜便是刚刚好。若是“噗噗噗”的声响，多半已经熟过头了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挑了四个自认为不错的西瓜，一个一个紧贴肚皮抱着装到三轮电瓶车上。

我坐上三轮电瓶车，车子在颠簸的泥路上不时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声响。我背对着父亲，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还杆着一根根光秃秃的玉米秆子，便问父亲：“为什么不将这些玉米秆子一起拔了？”父亲告诉我：“等过阵子晒干后再带回家当柴火。”

一阵阵晚风拂过，将我的头发吹得根根竖起，夏风在此刻也有了模样。回家后，我将西瓜放在井水里浸泡，等晚上吃过饭，再“咔嚓”一声切开，一家人共享夏日的清凉。

吃完西瓜，消解了暑气，一家人并未歇息，借着月光又开始剥桑树皮……祖母说：“月光是免费的。”

月光下，劳作的声音与蝉鸣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而水田里的稻苗正在发出一些我们听不见的生长之声。

**生活服务广告 028-86969860**  
 收费标准:70元/行/天,每行13个字

**公告**  
 位于站北北街42号10栋3单元2楼7号的直管公房原承租人李树英(身份证号:510102170917532)已去世,现根据《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成都市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死亡后更名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第五条“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死亡,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,可以申请办理更名:(一)具有本市常住户口;(二)与承租人有法定赡养、扶养或抚养关系。”之规定,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协商申请更名。现公告寻找满足上述申请主体条件的人员到成都市成华区玉双路1号4楼办理相关手续。现予以公告,公告时间从2026年7月9日至2026年8月7日止,公告时间共30日。  
 成都市成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7月9日

■成都凯克智晟玻璃有限公司(编码:5101215136526)遗失,声明作废。  
 ■彭州市敖平镇友道村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财务章(编号:5101820109286)发票章(编号:5101820109287)遗失,声明作废。  
 ■四川精工快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章(编码:5101140232764)遗失作废,特此声明。  
 ■成都东新起点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王力法人章(编号:5101075935384)、财务章(编号:5101075935382),声明作废。  
 ■成都市新都区三花协财财务章(编码:5101259903284)遗失作废,特此声明。  
 ■武侯区汇川商贸部田新法人章(编号:5101075337675)遗失作废。  
 ■成都云鸿福百货店(个人独资),公章(编号:5101055597718)遗失作废。

■中卷(成都)科技有限公司,法定名称章(编码:5101245327017)遗失作废。  
**查找尸源**  
 2026年7月7日,在宜宾南溪文明门长江边发现一男尸,约60岁,身高约155cm,花白短发,上身着深蓝色衬衣外套、深蓝色长袖翻领T恤,下身着黑色长裤。知情者请与警方联系,电话:0831-3339806  
 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南溪派出所 2026年7月7日

**查找尸源**  
 2026年7月8日,宜宾市叙州区南溪镇龙脊背长江水域发现一男尸。60岁左右,身高178cm左右,黑色短发长约1cm左右。上身着浅蓝色带蓝色条纹短袖衬衣,下身赤裸,右腿穿黑色皮鞋、浅色袜子。死亡时间10天左右。电话:0831-5105010。  
 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宜宾派出所 2026年7月8日